

中国的紫水鸡 ——其分布与种下分类问题的回顾与探讨

何芬奇^① 林植^② 江航东^②

①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北京 100101; ② 厦门观鸟会 厦门 361000

摘要: 自 Swinhoe 的早期记录跨越 140 余年后, 2012 年 3 月紫水鸡 (*Porphyrio porphyrio*) 终于在厦门被重新发现并得以确认其繁殖群的存在。继而在检视以往文献过程中, 注意到对于紫水鸡在中国状况的认识, 无论是对其分布, 还是亚种认定, 均多存疑问之处。本文对紫水鸡在中国南方各省 (区) 的发现和记录过程做了大致梳理, 概述了以往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紫水鸡分布认识误区的产生原因, 并指出当今中国鸟类学界对中国紫水鸡亚种分布态势上的不同意见。作者提出这些问题与同行探讨, 以期促成消弭疑问, 并希望鸟学界同仁能够关注紫水鸡在中国的动态变化与发展。

关键词: 紫水鸡; 分布; 亚种认定; 中国

中图分类号: Q9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0-3263 (2013) 03-490-07

The Purple Gallinule in China — A Review on Its Distribution and the Subspecies

HE Fen-Qi^① LIN Zhi^② JIANG Hang-Dong^②

① Institute of Zo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② Xiamen Bird Watching Society, Xiamen 361000, China

Abstract: Recent rediscovery of the Purple Gallinule (*Porphyrio porphyrio*) at Xiamen (Amoy) together with its breeding colony has more likely than not shown a continuous occurrence of bird to the locality in the last 150 years since R. Swinhoe, and the current knowledge on the range of the bird in the mainland China is to become much larger than known before. Whilst, along with those new records of the bird emerged in souther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 years, recognition of the subspecies argued, and, if this paper could encourage drawing a bit more attention on the status of the Purple Gallinule in China in the years to come, the authors will be very pleased.

Key words: Purple Gallinule (*Porphyrio porphyrio*); Distribution; Subspecies recognition; China

紫水鸡 (*Porphyrio porphyrio*) 广泛散布于东半球中、低纬地带, 自西向东由西南欧的伊比利亚半岛 (比利牛斯半岛) 间断性地至中北欧和近东地区并北非、赤道非洲、非洲南部和马达加斯加, 又见于几乎整个东洋界地域包括印度次大陆、中国南部地区、中印半岛并马来半岛、大巽他群岛、菲律宾群岛, 延至南太平洋诸岛屿、澳大利亚东南部及塔斯马尼亚岛和新西兰

(del Hoyo et al. 1996, Taylor et al. 1998)。

2012 年 3 月, 紫水鸡在福建厦门被 [重新] 发现 (林植等 2012), 在检视以往文献的过程中, 注意到对于紫水鸡在中国状况的认识,

第一作者介绍 何芬奇, 男; 研究方向: 鸟类学; E-mail: cn_0707@sina.com.cn。

收稿日期: 2012-12-20, 修回日期: 2013-03-25

无论是对其分布,还是亚种认定,均多存疑问之处,现概述如下,以期与同行探讨。

1 对于紫水鸡在中国分布状况的认知过程

就目前所能查检到的文献而言,Robert Swinhoe 于 1866 和 1868 年两度发表在 *Ibis* 上的关于紫水鸡见于厦门的报道,应当被视为是发表于正式学术刊物上论证紫水鸡在中国有见的最初记录。在 19 世纪余下的时光里,似乎再没有人提及紫水鸡出现于中国东南沿海及任何其他地方。

进入 20 世纪,在中国南方多个省[区]出现有关于紫水鸡分布的报道,现分述如下。

广东 Mell(1922)曾报道在市场上见到过 2 只活体紫水鸡,La Touche(1931 ~ 1934)又曾援引此记录。70 多年后,高育仁等(1999)报道了在海丰发现紫水鸡,跟进研究表明紫水鸡在海丰是繁殖鸟(胡军华等 2006),且数量足够可观(胡军华等 2007),于该地当为留鸟。2005 年 1 月,汕头观鸟者郑康华在饶平沿海目击到 16 只结群活动的紫水鸡,次年在该地拍到紫水鸡幼鸟照片,近期又在澄海和潮阳见到紫水鸡(个人交流)。

云南 就西方人对云南的早期探险和鸟类标本采集,杨岚(1995)多有叙述,并指出系由 Rothschild(1926)将云南的紫水鸡判定为亚种 *poliocephalus*,采集地点为腾冲[腾越],同时,《云南鸟类志》(杨岚 1995)中又添加了潞西[芒市]、耿马、景东、西双版纳、石屏等分布地点。目前已知紫水鸡在滇西的分布除腾冲、潞西外,由大理、洱源、剑川、鹤庆一线直至滇西北的中甸,且数量可观,另外,紫水鸡近期又见于昆明滇池。

广西 在 Stresemann(1929a, b, 1930a, b)那 4 篇论述广西鸟类的早期文章中尚无紫水鸡记录,而 de Schauensee(1984)则明确指出紫水鸡在广西有分布,但却未能说明依据或出处何在。就国内状况而言,据蒋爱伍言,紫水鸡在广西的最初记录见于韦振逸和吴明川 1984 年

所编辑的一份《广西野生动物分布名录(鸟兽)》,为广西林业勘测设计院的内部交流材料,其中提及紫水鸡在宁明为偶见鸟。后又有贺县[贺州](广西动物学会 1987)。今紫水鸡在广西的分布点又增加了合浦、防城、钦州、八步区[原贺州]、钟山等处(周放 2011)。

贵州 de Schauensee(1984)曾言紫水鸡有见于贵州东部,但吴至康(1986)并未将紫水鸡收入《贵州鸟类志》,《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再度提及贵州(郑光美 2005),而《中国动物志·鸟纲·第五卷》中仍未收录贵州(王岐山等 2006),其后李筑眉等人(2007)报道紫水鸡在威宁草海有见。由此看来,中国学者对贵州紫水鸡野外目击记录的首次报道出自李筑眉等人。

海南 de Schauensee(1984)曾言紫水鸡见于海南岛,但郑光美等(2005)未予认同,Woodward(2006)则明确指出紫水鸡在海南岛为留鸟和繁殖鸟。2008 年 1 月 10 日中午,香港嘉道理农场野外调查队在海南岛腹地儋州见到 1 只遭当地人就近捕捉的紫水鸡个体。另据梁伟,紫水鸡在昌江一新建的湿地公园中并不罕见。《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二版)遂将海南纳入(郑光美 2011)。

香港 首次目击记录为 1988 年 8 月 24 日于米埔(Lawrence et al. 1989),随后数年持续有见,多时可同时见到 3 只个体(尹琰等 1994, 2006),先被视为迷鸟(尹琰等 1994),复又称是逸鸟(尹琰等 2006),因 1992 年 12 月在距米埔仅数百米之遥的水禽养殖园有两只紫水鸡逃逸(Carey et al. 2001)。

四川 最初记录出自蒲江(张家驹等 1985),近年来观鸟者在西昌邛海持续有见。2012 年 11 月 27 日汉源县桂贤乡的乡民于灌丛中发现 1 只紫水鸡,经检查身体无伤后放飞。

福建 继 Swinhoe(1866, 1868)之后沉寂近 130 年,唐兆和等(1993)报道了他们于 20 世纪 60 年代在福州和 80 年代在长乐对紫水鸡的两次标本采集,最终,林植等(2012)完

成了对紫水鸡在厦门的重新发现及对紫水鸡厦门繁殖群体的确认。在厦门, 尽管由于开发占用而使得 2012 年春夏季紫水鸡活动和繁殖的那片湿地面积已由原来的 0.44 km² 缩减为 0.20 km², 直至 2013 年 1 月下旬, 仍可见有多只紫水鸡在那里活动, 足以认证紫水鸡在厦门为留鸟, 至 2013 年 3 月下旬, 那里的紫水鸡开始出现求偶行为。另外, 虽金门、马祖两地至今仍无紫水鸡正式分布记录出现(“中华民国”野鸟学会鸟类纪录委员会 2011), 但据中华鸟会程建中言, 2006 年 6 月 23 日在大金门岛曾有一笔紫水鸡的记录。该记录是否为走私逃逸鸟, 亦未可知。

西藏 紫水鸡在西藏东南部有分布(郑光美 2005, 2011)。又据搜狐网转载新华网消息(<http://news.sohu.com/20091127/n268515321.shtml>), 《人民武警报》2009 年 11 月曾报道武警西藏总队昌都支队芒康中队的战士们救助一只腿部受伤的紫水鸡, 并配发了数张现场照片。

湖北 尽管紫水鸡自 2003 年以来于冬季在洪湖地区多次有目击记录, 数量最高可达 100 只(林植等 2012), 但见诸正式报道为卢卫民(2007)。

上海 2008 年 11 月 22 日午后, 上海崇明东滩保护区管护站站长袁赛军见 1 只紫水鸡于崇明东滩(<http://www.bundpic.com/2008/12/7264.shtml>)。

台湾 直至《台湾鸟类志》刊行(刘小如等 2010), 台湾[岛]仍无紫水鸡分布记录的报道。但在随后出版的[台湾]中华鸟会刊物《飞羽》上, 载有紫水鸡在台湾的记录, 认为是迷鸟, 且并未给出[相关]亚种状况(“中华民国”野鸟学会鸟类纪录委员会 2011)。据中华鸟会程建中言, 具体情况为 1999 年 12 月 8 日在台南县虎头埤之环湖桥下所见。依本文作者看来, 台湾不应当没有紫水鸡的分布记录, 而对台湾紫水鸡亚种归属的判定, 也绝非可顺势视其为与东南沿海地区相同之那般简单。

另外, 据雷刚称, 1996 年 12 月在湖南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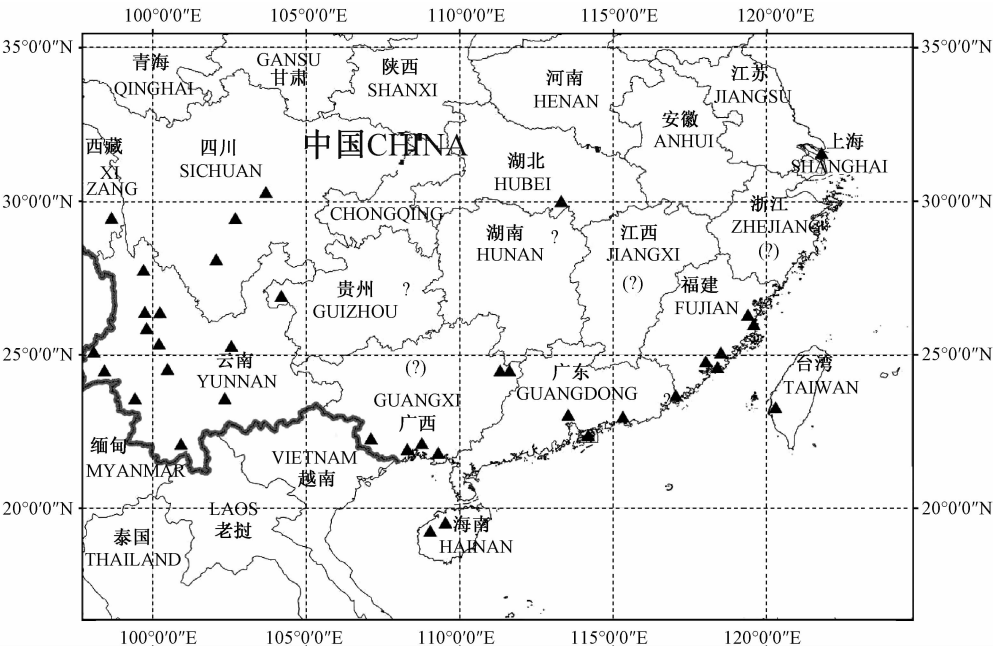


图 1 紫水鸡在中国的分布示意图(制图:江航东)

Fig.1 Sketch map of the occurrence of the Purple Gallinule in China

▲已知确切分布地点; ? 以往曾有记录, 但尚需进一步验证的地点; (?)可能的分布地域。
▲ Confirmed localities; ? Area to be further reconfirmed; (?) Area of possible occurrence of the bird.

洞庭湖保护区的君山、1997 年冬季在湖畔低地曾两度观察到紫水鸡个体,期望此湖南纪录今后能得到进一步的实证。

2 对于中国紫水鸡种下分类的种种意见

紫水鸡的分类问题历史上颇为纷繁(Peters 1934),今多从 Mayr(1938)的意见(Inskipp et al. 1996, del Hoyo et al. 1996),但近期依然有人提出当视紫水鸡为一复合体[Complex](Sangster 1998)。在刚刚出版问世的《The Howard and Moore Complete Checklist of the Birds of the World》(4th ed.)中,将紫水鸡视作一个种,下辖 13 个亚种(Dickinson et al. 2012)。

就中国紫水鸡的历史记录而言,当 Swinhoe(1866)第一次看到一只饲养于他人笼舍中的个体时,即判定它肯定不是 *P. poliocephalus* (Latham 1801)而有可能是 *P. smaragdinus* (Temminck 1827);两年后,当 Swinhoe 得到一只活体时,他觉得该鸟应当是 *P. smaragdinus* 之下的一个亚种,同时,考虑到该鸟在形态上与 *P. smaragdinus* 之间的差异,Swinhoe 又“试探性地”将它命名为 *Porphyrio coelestis*, sp. nov. (Swinhoe 1868)。

依据形态特征并遵循命名上的优先权法则,Swinhoe 文章中所提及的 *smaragdinus* 今被视作紫水鸡 *indicus* 亚种(Horsfield 1821)的同物异名,而他所建议的新种 *Porphyrio coelestis* 则被视作是亚种 *viridis* (Begbie 1834)的同物异名(Ripley 1977),均已废置不用。以 Swinhoe 所处时代相对有限的信息交流状况而言,大概 Swinhoe 只知 *smaragdinus* 而尚不知有 *viridis* 也在情理之中,但他明确指出厦门紫水鸡肯定不是 *Porphyrio poliocephalus* 的观点,承延至今。

简而言之,第一个对中国南方紫水鸡分布状况做出评估并明确提出中国存有紫水鸡 2 亚种的人当推 de Schauensee,他提出,由腾越[腾冲]至云南南部的紫水鸡为亚种 *poliocephalus*,而亚种 *viridis* 则为留鸟见于福建

南部、广东、广西、贵州东部并海南岛(de Schauensee 1984)。随后,《云南鸟类志》从发现者意见(张家驹等 1985)而视四川紫水鸡为亚种 *poliocephalus*,并给出了昆明动物研究所以往在云南西部和南部的数个标本采集地点及标本的量衡度(杨岚 1995)。

进入 21 世纪以来,有三部重要著作面世:

其一,《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郑光美 2005),视福建与广东的紫水鸡为亚种 *viridis*,视西藏[东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贵州、四川、广东、香港、广西等地的紫水鸡为亚种 *poliocephalus*,此处虽提及两亚种均见于广东,但并未给出具体地点,且将香港分立;

其二,《中国动物志·鸟纲·第五卷》(王岐山等 2006),认为仅分布于云南西部和南部的紫水鸡为亚种 *poliocephalus*,见于福建、广东、广西、四川的紫水鸡则为亚种 *viridis*;

其三,《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二版)(郑光美 2011),坚持了该书第一版的观点,将香港分立且在两亚种之下均列有广东,并在亚种 *poliocephalus* 的分布区域上又增加了湖北、上海和海南[岛]。

在新近出版的《广西陆生脊椎动物分布名录》中,视见于广西的紫水鸡均为亚种 *poliocephalus*(周放 2011)。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最有趣的纷争出现在香港:继 1988 年 8 月 24 日于米埔出现的紫水鸡香港首次目击记录后,根据多次的野外观察将所见个体视为亚种 *poliocephalus*(Lawrence et al. 1989, Carey et al. 2001),后又[不那么肯定地]提出是亚种 *viridis*(尹琰等 2006)。再后,在 2009 年出版的《香港鸟类图鉴》中,又偏偏没有紫水鸡的照片(香港观鸟会有限公司 2009),甚是遗憾。

另外,分布于整个印度次大陆和南亚的紫水鸡被认为是 *poliocephalus* 族群[group],且多出现个体差异,并有养殖和野放现象,于是,至少是在马来半岛已有亚种 *viridis* 与大巽他群岛亚种 *indicus* 的自然交汇区出现(Wells 1999)。而 Brazil(2009)在其著作《Birds of East

Asia》中认为见于广东汕头地区的紫水鸡当属 [亚种] *Porphyrio p. poliocephalus*, 即所谓的 “Grey-headed Swamphen”, 却不知是何道理。

3 讨 论

在 Taylor 等 (1988) 的著述中, 附有一张绘制精准的紫水鸡在世界各地的分布区域示意图, 惟中国江南以 “?” 代之, 表示作者对于该地域内紫水鸡分布状况在认识上的不确定性。而今, 虽然这种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却至少已经可以大致勾勒出紫水鸡在中国大陆的分布态势。那么,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 Taylor 与 van Perlo 对紫水鸡在中国的分布状况如此之困惑呢?

紫水鸡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带有无分布, 可称得上是中国鸟类学研究上的一段 “公案”, 而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又与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带紫水鸡的最初报道有关:

其一, 当年 Swinhoe (1866) 在厦门所见到的第一只紫水鸡是饲养于朋友笼舍中的鸟, 而对于他所见到的第二只鸟, Swinhoe 又语焉不详地说是 “带了只活体送我”, 其后的描述让人感觉更像是只养乖了的宠物鸟 (Swinhoe 1868);

其二, 在 Mell (1922) 的文章中记述曾两度在广东市面上见到紫水鸡, 其后, 在 La Touche (1931 ~ 1934) 的著作中只是援引了 Mell 的记述, 并且, 在同时期出版的著作《South China Birds》中, 同样没有对紫水鸡见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野外标本采集记录并相关报道和论述 (Caldwell et al. 1931)。

考虑到自 1840 年之后的 “五口通商”, 厦门和广州成为中国东南沿海最重要的对外口岸, 无疑也成为海外向中国大陆输入各种商品货物的入口, 而由经东南亚而来的各国商贾 [包括国人] 带个把只笼鸟到厦门也绝算不上是件异事, 加之自 Swinhoe 之后近百年无任何标本采集记录, 这或许就是郑作新老先生 (1955, 1976, 1987, 1994, 2000) 对东南沿海地区的紫水鸡记录一直持疑问态度的缘由。由

于一直没有任何直接证据, 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这个问题被搁置了上百年之久, 直至唐兆和等人 (1993) 披露紫水鸡在福建确有分布。

于是, 就所能够查检到的文献而言, 紫水鸡在广西、贵州和海南三省 (区) 有其分布首先是出自 de Schauensee (1984) 的著作《The Birds of China》, 该书与其说是专著, 毋宁说是本野外手册更为贴切, 因为该书在对各个种的叙述中并未给出具体的来源或出处。考虑到 de Schauensee 是位资深的美国鸟类学家, 当年曾出任位于美国宾州费城自然科学研究院的鸟类研究部主任, 且郑作新老先生亦曾不无感慨地对作者 (何芬奇) 说过, 在美国各地收藏的中国鸟类标本比我们的全部馆藏还要多, 更考虑到紫水鸡在广西、贵州和海南三省 (区) 有其分布已为新近的野外调查结果所 (再次) 验证, 故 de Schauensee 著作中的资料信息当是言之有据, 而绝非空穴来风。尽管 de Schauensee 的这部著作对于中国鸟类学界而言并不能说是陌生, 但不幸的是, 无论是 de Schauensee 对紫水鸡在中国境内分布范围的论述还是他对中国紫水鸡 2 亚种出现地域所持的态度, 都没有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

而我国学者近年来在紫水鸡种下分类问题上的态度, 更令人感到局面并不那么乐观。较之中国以往的鸟类学论文和专著而言, 《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郑光美 2005) 一书对紫水鸡在中国的分布及其种下分类问题可谓是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意见, 至少也是代表了一家人之言。翌年, 《中国动物志·鸟纲·第五卷》(王岐山等 2006) 问世, 书中对紫水鸡在中国出现的 2 亚种 (*poliocephalus* 与 *viridis*) 做了相当细致的形态描述, 给出了相应的量衡度, 制作了针对这两个亚种的检索表, 并系统阐述了以往对紫水鸡在中国分布状况的认识过程, 同时, 该书在紫水鸡亚种分布态势上的看法与《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一书观点差异颇大。从出版年代顺序看, 《中国动物志·鸟纲·第五卷》可以说是对《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一书

中就中国紫水鸡亚种分布态势观点的厘正。考虑到《中国动物志·鸟纲·第五卷》作者并未将《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引作参考文献,这可能是由于《动物志》出版周期上的时滞所带来的延误,于是,《中国动物志·鸟纲·第五卷》也至少应当是代表了(另)一家之言。然而,在《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二版)中(郑光美 2011),尽管列《中国动物志·鸟纲·第五卷》为参考文献,却在中国紫水鸡亚种分布态势的问题上不加任何解释或注释地坚持了该书第一版中的意见(郑光美 2011),本文作者谨此希望该书作者能够尽快择机提供相应证据。

姑且不论紫水鸡 *viridis* 亚种在中国大陆的分布态势若何,当前所需要去正视的首要问题是,在 Swinhoe 那个时代甚或更早一些,紫水鸡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带究竟是否是原发的?它们在一定区域内的存在又是否是连续的?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虽不能说一切尽在情理之中,却也能使局面极大地明朗化;反之,推演过程必将极其纷繁而复杂。

其实, Swinhoe 那个时代的学者撰写文章或考察报告的风格就是如此,因为许多标本也确实不是他们亲手采集和制作的。关于这一点,阿尔芒·戴维神父(Père Armand David)在四川穆坪(今宝兴)对大熊猫的发现过程即是例证(Boutan 1993), La Touche(1913)也曾采用过大致相同的笔法。

以当今所汇集的资料去看待和认识紫水鸡在中国大陆的分布北线,由西向东从芒康(西藏)、蒲江和汉源(四川)、洪湖(湖北)直至上海崇明岛,北纬 30 度应当被视作一条基准线。同时,如果今后在淮河以北对紫水鸡有所发现,也算不上什么奇怪的事。

4 结 语

基于长达近 150 年的沉寂之后紫水鸡在厦门的重新[被]发现及对其厦门繁殖群体的确认(林植等 2012),作者查阅了相当数量的有关紫水鸡在中国和在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和南亚的历史文献资料,并注意到中国鸟类学界在

紫水鸡研究上的一个相当奇怪的现象,即随着对紫水鸡一些以往分布点的再确认和对以往未知分布点的披露,对中国紫水鸡种下分类状况的认识反而愈显扑朔迷离,而对中国紫水鸡亚种鉴定上的混乱或至少是不确定,又直接导致了国际鸟学界对中国紫水鸡在其分布与分类问题上的纷争与困惑。就当今所认知的紫水鸡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布态势而言,在秧鸡科(Rallidae)鸟类中,紫水鸡扩散能力之强、其拓疆努力之成功着实令人赞叹。于是,中国南方广大区域至少是作为或成为了紫水鸡在印度次大陆与东南亚的两亚种(*poliocephalus et viridis*)间相互交汇与渗透的北疆地域,如果再加上台湾,局面有可能会更为复杂。作者在本文中提出这些问题,以期促成消弭疑问,并希望鸟学界同仁能够关注紫水鸡在中国的动态变化与发展,这将是个体很有趣的过程。

致谢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承蒙杨晓君、罗旭、闻丞、张炜提供有关紫水鸡在云南的资料信息,雷刚、胡鸿兴提供紫水鸡在湖北的资料信息,马志军提供紫水鸡在上海的资料信息,李筑眉提供紫水鸡在贵州的资料信息,周放、蒋爱伍提供紫水鸡在广西的资料信息,梁伟提供紫水鸡在海南[岛]的资料信息,沈尤、危骞等人提供紫水鸡在四川的资料信息,梅伟义(David Melville)提供紫水鸡在香港的资料信息并其他文献,Edward Dickinson 提供最新刊世的观点,作者谨在此一并深表谢忱。

参 考 文 献

- Boutan E. 1993. Le Nuage et la Vitrine—Une vie de Monsieur David. Bayonne: Editions R. Chabaud, 119 – 167.
- Brazil M. 2009. Birds of East Asia. London: Christopher Helm, 148 – 149.
- Caldwell H R, Caldwell J C. 1931. South China Birds: Rallidae. Shanghai: Hester May Vanderburgh, 281 – 289.
- Carey G J, Chalmers M L, Diskin D A, et al. 2001. The Avifauna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Bird Watching Society, 488.
- de Schauensee R M. 1984. The Birds of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8 – 209.
- del Hoyo J, Elliott A, Sargatal J. 1996. Handbook of the Birds of

- the World. Vol. 3: Hoatzin to Auks. Barcelona: Lynx Edicions, 196 – 197.
- Dickinson E, Remsen J V Jr. 2012. The Howard and Moore Complete Checklist of the Birds of the World. 4th ed. Vol. I, Non-Passerines. Eastbourne: Aves Press Ltd. 160.
- Inskipp T, Lindsey N, Duckworth W. 1996. An Annotated Checklist of the Birds of the Oriental Region. East Sussex: Chandlers Printers Ltd., 78.
- La Touche J D D. 1913. Further notes on the birds of China. *Ibis*, 55(2): 263 – 283.
- La Touche J D D. 1931 – 1934. A Handbook of the Birds of Eastern China. Vol. II. London: Taylor & Francis, 287 – 288.
- Lawrence A B, Melville D S, Millin D J. 1989. Purple Gallinule at Mai Po-the first record for Hong Kong. *Hong Kong Bird Report* 1989, 79 – 81.
- Mayr E. 1938. Birds collected during the Whitney South Sea Expedition, XL: Notes on New Guinea Birds, V. American Museum Novitates, 1007: 1 – 16.
- Mell R. 1922. Beiträge zur Fauna Sinica; Die Vertebraten Sübchinas. B. Die Vögel des Gebietes. *Archiv. Natur.*, 88, Abteilung A, Heft, 10: 38 – 100.
- Peters J L. 1934. Check-List of Birds of the World, 2. Cam. & Mass.: Mus. of Compar. Zool., 207 – 210.
- Ripley S D. 1977. Rails of the World; A Monograph of the Family Rallidae. Boston: Godine, 301 – 302.
- Rothschild L W. 1926. On the avifauna of Yunnan, with critical notes. *Novitates Zoologicae*, 33(3): 189 – 343.
- Sangster G. 1998. Purple Swamp-hen is a complex of species. *Dutch Birding*, 20: 13 – 22.
- Stresemann E. 1929a. Neue vogelrassen aus Kwangsi. *Ornith. Monatsb.* 37: 139 – 141.
- Stresemann E. 1929b. Eine vogelsammlung aus Kwangsi. *Journal für Ornithologie*, 77(2): 323 – 337.
- Stresemann E. 1930a. Eine zweite vogelsammlung aus Kwangsi. *Journal für Ornithologie*, 78(1): 76 – 86.
- Stresemann E. 1930b. Eine dritte vogelsammlung aus Kwangsi. *Journal für Ornithologie*, 78(3): 301 – 308.
- Swinhoe R. 1866. Ornithological notes from Formosa. *Ibis*, 8(3): 292 – 316.
- Swinhoe R. 1868. On the Amoy ornithology. *Ibis*, 59 – 60.
- Taylor B, van Perlo B. 1998. Rails: a Guide to the Rails, Crakes, Gallinules and Coots of the World. Sussex: Pica Press, 458 – 470.
- Wells D R. 1999. The Birds of the Thai: Malay Peninsula.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206 – 207.
- Woodward T. 2006. Birding South-East China. Hong Kong: Allion Printing Ltd. 365.
- 高育仁, 蒋果丁. 1999. 广东发现紫水鸡. *动物学杂志*, 34(1): 38 – 39.
- 广西动物学会. 1987. 广西陆栖脊椎动物分布名录.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49.
- 胡军华, 胡慧建, 杨道德, 等. 2006. 广东海丰发现紫水鸡繁殖巢. *动物学杂志*, 41(6): 136 – 138.
- 胡军华, 胡慧建, 杨道德, 等. 2007. 广东海丰紫水鸡种群密度调查. *动物学杂志*, 42(1): 107 – 111.
- 李筑眉, 韩联宪, 余志刚, 等. 2007. 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资源调查研究 // 张华海, 李明晶, 姚松林. 草海研究. 贵阳: 贵州科技出版社, 75 – 87.
- 林植, 叶振伟, 何芬奇. 2012. 关于厦门的紫水鸡. *动物学杂志*, 47(6): 125 – 127.
- 刘小如, 丁宗苏, 方伟宏, 等. 2010. 台湾鸟类志: 上卷 秧鸡科. 台北: 台湾农业委员会林务局, 618 – 667.
- 卢卫民. 2007. 湖北省水鸟的多样性及其保护对策. *湖北林业科技*, (2): 39 – 44.
- 唐兆和, 陈友玲, 唐瑞干. 1993. 福州市及毗邻地区鸟类区系分析.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9(3): 91 – 104.
- 王岐山, 马鸣, 高育仁. 2006. 中国动物志: 鸟纲 第五卷.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15 – 120.
- 吴至康. 1986. 贵州鸟类志: 秧鸡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13 – 119.
- 香港观鸟会有限公司. 2009. 香港鸟类图鉴: 秧鸡类. 香港: 万里书店, 215 – 229.
- 杨岚. 1995. 云南鸟类志: 上卷 非雀形目. 昆明: 云南科技出版社, 344 – 345.
- 尹琰, 费嘉伦, 林超英. 1994. 香港及华南鸟类. 6 版. 香港: 香港政府印务局, 78.
- 尹琰, 费嘉伦, 林超英. 2006. 香港及华南鸟类. 8 版. 香港: 香港政府新闻处, 82.
- 张家驹, 周道远. 1985. 四川首次发现紫水鸡. *四川动物*, 4(2): 19.
- 郑光美. 2005. 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 北京: 科学出版社, 72.
- 郑光美. 2011. 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 2 版. 北京: 科学出版社, 74 – 75.
- 郑作新. 1955. 中国鸟类分布目录. I. 非雀形目.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19.
- 郑作新. 1976. 中国鸟类分布名录. 2 版.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80.
- 郑作新. 1987. 中国鸟类区系纲要.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3.
- 郑作新. 1994. 中国鸟类种和亚种分类目录大全. 北京: 科学出版社, 37.
- 郑作新. 2000. 中国鸟类种和亚种分类目录大全. 修订版. 北京: 科学出版社, 36.
- “中华民国”野鸟学会鸟类纪录委员会. 2011. 2011 台湾鸟类名录说明. *飞羽*, 24(2): 64 – 78.
- 周放. 2011. 广西陆生脊椎动物分布名录.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72.